



□ 陈钦

侗寨听音

雨落吊脚楼

滴答……滴答……
雨水滴落在吊脚楼的瓦片上，宁静悠扬。
看着阿姐刺绣的双手。突然产生手指是针，雨丝是线的联想。刺绣呀呀，绣出一只野雉沙哑着嗓子踱过山坡，雨季的尾巴拖起好长好长；绣一坡春草；绣一挂风铃拎着山岭的耳朵，将冬去春来的无限想象，放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绣一只草蒲团，水碾般耐磨，手掌般厚实，亲情、友情、邻里情一般温暖，让人想起雨天里咳个不停的老祖父，想起笑吟吟散发着稻香的乡人；绣端坐在三月之上的一蕊芳喘，绣花朵灼伤的一片天空，绣花枝乱颤下的一地泥泞；绣村庄，梦里撑一把戴望舒先生诗中递来的油纸伞，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绣只有在星夜才会生动起来的吊脚楼上美人靠的影子，稻草垛的身段，还有咚的一下，让路中间的水洼溅湿了身子的月亮；绣一声陶渊明诗里的鸡鸣，绣一缕楚辞里的巫唱，绣一首竹枝词里的“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绣雨水打湿的山歌子枝枝蔓蔓的衬词和地道方言；绣一些散落的传说，一些发黄的情感，一些鱼一样游动水底的光阴和心跳，一些年份、一些节气的水分和阳光；绣一只长舌妇的麻雀立在村口，重播许多年前一朵桃花的绯闻与宿命；绣一

□ 池剑平

故乡的包谷饭

想起故乡，便想起故乡的包谷饭。
三伏暑天，烈日当空，人们在农忙间隙，就餐时无论走到哪家，桌上都是摆放着大碗的包谷饭（外加一碗酸菜豆汤），吃上它不仅营养抵饿，清爽爽口，而且增加精神，消除疲劳。
故乡人世世代代都是以此赖以生存。
我对包谷饭总怀着一种深情。
记得当兵五年后回家探亲，望着家里每天都是大米白饭上桌，心里便觉有些纳闷。
因为在我自小的印象中，白米饭通常是用来待客的（适口性好）。印象中每逢远方有亲戚来，每当吃饭时，母亲总要想办法弄上少量大米饭放在甑子表面把包谷饭盖住，这样大米饭就舀给客人吃，而自家孩子根本不上桌，最后只能吃甑子里剩下的包谷饭。
那时由于大米在市场上比较昂贵（记得七十年代是6角多钱一斤），要想痛痛快快的吃上几顿，只有熬到过年才算是打了点“牙祭”。平时要像那些干部家庭和城镇居民吃上一顿可口的大米饭，当时对于一个贫苦农家来说，无疑是个遥远的“奢望”。
此时家里这样待我，是不是有点把我当“外”了呢？

话滑到嘴边，便对母亲：“妈，吃包谷饭了嘛！我又不是客”。
“咪”！母亲笑了。“哪个拿你当客？你以为还是前些年那阵时候，现在人家都是这样吃喽”。母亲明显自豪地解释道。
“真的？”望着母亲，我眼里噙着亮光。
此时我仿佛知道，今天家里终于吃上了平时难得吃上的大米饭，应该得益于近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的活跃，心里更不觉倍感欣慰。想起如今已走出家乡跳出“农门”的我，虽然今天穿上军装学“洋”了，但提起包谷饭，怎会不让我为之动容，难以忘怀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尽管乡亲们每天都和着时代的“节拍”老老实实地积极生产，可一年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换来的却是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大家都是在“勒紧裤腰带”苦撑。

对我来说，从那时起至包产到户之初，家庭的贫穷和窘迫，是一段令我迄今仍刻骨铭心和挥之不去的难忘回忆。

由于父亲的懦弱和人口的增长（八口人吃饭），本就很困难的家庭在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更是显得更加重负不堪，全家生活重担就靠母亲一个人苦苦支撑。

每天放学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赶快放下书包帮助母亲干活，抢“工分”，生怕大季秋收后少分粮食（包谷）挨饿。特别是在收包谷时，十一二岁的年纪，每次要从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背一百多斤重的包谷回生产队过称，中途不知要歇多少次气才到家，而得来的却是“二分”。

故乡因缺水导致地多田少，农作物主要以种植包谷、小麦为主（尤其盛产白色“马牙”包谷，颗粒大）。在庄稼生长茂盛时，自己读书间隙要和大人们一样播种、松土、除草、施肥。特别是遇到薅包谷、麦子之类，别人为了“下撇”你，每人一沟都是划定的，大人了一口气就可以薅通头，而自己却要歇上好“几气”才能完成。轮到你薅通头了，别人却又继续理着沟数走，而你那一沟同样又给你“空”起。尽管这样，我却从未叫过一声苦，想起家里的处境，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即使有多少大的委屈和无奈，也只好默默忍受。

这样一年下来，还真为母亲增添了不少“工分”收获，多分了粮食。由于母亲的能干，勤以持家，才使我从小没有挨饿，基本保证了这一碗包谷饭的满足。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在大季末上常吃麦麸、洋芋当饭的时候，“一碗包谷饭”便成为我那时期的奢想！

在家因为我排行老大，由于生存的逼迫，我从7岁起就开始学煮包谷饭，我做的包谷饭不仅洁白松软、干湿适度，而且吃起来没有

群少年像风一样奔跑，像蝉一样歌唱；绣一个个蜂箱是会飞翔的风，是会唱歌的云；绣“湿漉漉的山会向我怀里倒来，而我，非得用点力，才能将它扶住”；绣一只只白鹭在水田上下起起落落，往山谷的脖颈披一条飘飘欲飞的长丝巾；绣老屋背后的板栗树，颌首称许村中子弟晴耕雨读；绣路口的土地公悉心护佑一方安宁，人欢牛叫；绣树上的鸟巢笑语喧哗，满堂儿孙……

侗寨听雨，听到的是生命的呼唤，自然的声音，乡土的声音，苍生意识和美联系的声音。生命需要雨水滋养。雨水在大地的声音中，有着特别的意义。“珍惜雨水的村庄”，侗家人的生活像雨水一样明亮。

月洒侗寨

明晃晃的月亮挣脱寨门檐脚的束缚，排排吊脚楼在甘溪水边倒映出一轮朗月的影子。
月色总是和诗意、和美联系在一起。何况是这般勾纤这般明媚的月色！这般莹白如雪这般凝痕如霜的月色！

一朵莲花云，将月儿探进溪流的倒影擦亮了又擦亮。

溪流深处，静影沉璧。溪流上空，光雾凄迷。溪流岸上皆是水墨一般的枝柯，于薄烟轻雾

之中影影绰绰。

这会儿，月亮成了一个顽皮可爱的孩子，卷起裤腿，赤着脚板，噼啪，噼啪，在溪流中跑来跑去。月亮的赤脚板咚咚跑进了灌木丛，惊得荫处的萤火虫纷纷起飞，无意中将花蕾中蕴藏着的点点火苗给拨亮了，弄出毕毕剥剥的细响……

月亮的赤脚板咚咚跑跑到溪流中间，水花四溅，光雾四溅，凉风四溅，欢乐如银色的细雨四溅……溪流汨汨，散发出浅蓝色气息，明灭着浅蓝色光芒，不动声色地，收藏着那些遥不可及的幸福和烂漫。

月亮的赤脚板咚咚跑跑到溪流边，坐下来，两只脚丫轻轻伸向蓝黑色的水塘。月亮啊像个贪玩的孩子，把水潭当成春捣糍粑粑的石碓，把晃动溪水的月亮倒影，当成刚从甑子里热乎乎倒出来的糯米饭，舂呀，捣呀，童谣里的糍粑就给舂捣得雪白雪白了，糯软糯软了，香甜香甜了……

虫鸣侗寨

侗寨的夜，蟋蟀在月光里歌唱。
听蟋蟀，如听原汁原味的乡音。这很早就在《诗经》里吟唱的虫子，是大自然的资深歌手，每天选择天黑后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出场，免费派送它们的原生态歌喉。歌唱造物主，歌唱生活，歌唱阳光，雨露，彩虹，白云，流水，青草，花朵，绿树，庄稼，梯田，群山，炊烟，吊脚楼，风雨桥，辛勤的农人，暮归的牛羊，山花般美丽的村姑，泥鳅般顽皮可爱的少年，还有那将脖颈深深扎进水中的鹅鸭，跟嘍嗦螺一样喂住落山的太阳……

想起年轻时候的乡居岁月，想起老家的梯田，想起梯田间车水抗旱而挥汗如雨的夜晚。



清水江

刊头图

王红梅 姚井城摄

□ 龙欣

这个文旅推介官我当定了

今年春天，我被剑河县中等职业学校录用，成为一名光荣的英语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得到领导的重视，被任命为文旅推介官。我有些犹豫，担心我这样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懵懂懂懂女生，能否胜任这个工作。领导很信任地说：“好好考虑考虑吧。”于是我开始关注文旅，关注剑河，关注黔东南。

每天，走到窗前向外远眺，连绵起伏的群山碧绿青翠，无边无际；清水江蜿蜒东去，尽管被高山挤压得弯弯曲曲，依然百折不回。清水江的北岸，就是“国内一流，贵州唯一”的省级重点示范旅游景区剑河温泉旅游度假区；沿江而上不到五公里，群峰如浪，那就是贵州首颗“金钉子”所在地——八郎古化石群；沿江而下不到十公里，山路由苗寨盘旋而上，中都溪与清水江交汇之处，那是红色镇江——长征时毛泽东主席送毛衣给苗族群众的地方。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造物主是何等的眷顾这里，江河溪流纵横以滋润这里的田园，四季不涸的温泉足以洗去疲惫，净化灵魂。我刚大学毕业，就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工

□ 夏全胜

那些散落在村寨边的古树

古树，一棵棵耐人寻味的生态符号，一段段历史的记忆，一篇篇村寨的故事。

镇远县羊场镇羊场村下底坎酒厂旁有一颗老紫薇树，已逾千年。高约二十米，树围五人合抱，浑身光溜溜的，已无树梢；幸有无数小枝丫点缀，不然就成了一截枯树桩。它耸立在路边，成了植物标本，成了历史的缩影，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它表面光滑硬朗，内心早已空空如也，可容六七十人钻进它的怀抱里避雨。当地百姓视它为“神树”——有人给它挂红，有人在此许愿。曾记得九十年代初，城市绿化购买古树，有人出价五十万元欲挖此树，当地村民不许卖，怕破坏了风水，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棵古树又逃过一劫。第一次劫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炼钢铁时，无数古树惨遭砍伐，此树因质地坚硬，无人愿砍而幸存下来。春夏之际，这棵老紫薇树披满绿枝嫩芽，仍洋溢着勃勃生机。与它相距八百米处，有两棵硕大的枫木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玉婷 校检:王 忠 E-mail:qdnrbfk@163.com

5版

□ 高俊华

懂

高天厚土赠山河，
大浪长风扬海波。
问天向北楼庭教，
寻道征南萱堂说。
腊梅何曾畏寒辱，
脆枝难立闲蹉跎。
一叶浮萍归江海，
万里乾坤写家国。

□ 张太阳

城市追梦人

风追不上他们的脚步
雨淋不到他们的身影
在每一个清晨或黄昏
城市的大街小巷因为有了他们
而不再冷清，变得更加温暖

他们是热情似火的城市追梦人
为城市建设提供不竭动能
单薄的身子似有千斤重量
支撑起高耸入云的楼宇大厦

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城市追梦人
为城市发展倾注深厚感情
张开双臂仿佛就能飞翔
前进的引擎在他们身后轰响

他们是快递小哥，建筑工人
他们是保洁阿姨，保安大叔
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名字
——城市追梦人
他们把青春献给城市
城市也必将带着他们
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汪燕

回家的方向

在这个熙攘的世界，
我们不断寻找，寻找回家的方向。
家的方向就像浓雾一样，
如脚下的路不知通向何方。

看车辆狂奔的公路，
看那人来人往，心是如此的迷茫。
家的方向似乎好遥远，
但心中的期盼却越发明朗。

总以为外面的世界是追求的梦想，
却不知那些繁华不是想要的模样。
我不停寻找，寻找那份久违的温暖，
那片金色的阳光。

总以为外面的世界是寻觅的方向，
却发现原来的家才是最初的模样。
我不停期待，期待山村有鸣笛呼唤，
期待停靠的肩膀。

□ 邓荣河

落叶

落叶是一枚枚邮票
贴满了大地
一份份不了情
悄悄向春天邮寄
落叶是离家的孩子
天生的调皮
出走无需用理由
流浪也是诗意

呈椭圆形，乌红透亮，清润可口，是果中珍品，但不能多食，集市上非常罕见。与漆树坪相望的老幼屯寨子上有一棵榉木王，据说上千年了。它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葱郁不减当年，没有一丝衰老的迹象。树身上长有几个圆形木疙瘩，显示着它的丰盈与富足。

都坪镇大坝村长坝沟是古大珍稀树王的集居地。古岩青杠树树皮皴裂，满身青苔，藤蔓缠绕，竟有野藤寄生枝上，完整整个大家庭。真可谓一树一天地，一叶一世界。古枫木溜溜直，两丈以下绝无旁枝，犹如古树群中的标兵；古榉木，突兀而起，树冠高举，俨然树木中之首领；古栲树，一身鳞片，仿佛古代铠甲满身的士兵穿越时空，来此巡逻；古酸枣树，浑身黝黑，高处分叉，分不清哪是主干哪是枝丫，齐头并蒂，雨露均沾；古金丝楠木，树中君子，不偏不倚，伟岸临风，长啸山林……

可以说黔东南多数自然村寨都有古树守候。这是黔东南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见证，是朴素的根植于乡规民约的环保意识的智慧结晶。那些散落在村寨边的古树是一卷卷历史典籍，记载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是黔东南的名片，凝聚着山水之灵气，让每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旅行者久读不倦，流连忘返。